

第四章 劉楨詩研究

在建安文壇上，劉楨無疑是一位重要的詩人。其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很能表現建安風骨「慷慨悲涼」的時代特色。因此甚受後人推崇。同時代的曹丕於〈又與吳質書〉中曾有：「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之讚嘆；而鍾嶸更有：「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之說，可見劉楨詩作之優秀。以下就劉楨作品之題材類型及詩中所展現之藝術特色加以探究。

第一節 劉楨詩之題材類型

劉楨為「建安文學」代表作家之一，其詩文妙絕一時，惜多已亡佚，今可見者不多。其詩在唐代已不盡傳，至宋以後則大多亡佚，是故現存作品不多，據俞紹初先生《建安七子集》所錄，劉楨之詩共計十三首，另有失題詩十四則。觀其流傳之詩作，皆以五言為主，由劉楨現存的詩歌作品中，可約略將其詩按照內容分為贈答、公讌、雜詩、及失題四種題材類型。

一、贈答詩

「贈答詩」是中國文學中非常特殊的類型，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一文對贈答詩有這樣的定義：

所謂「贈」，是先做詩送給別人，「答」，則係就來詩旨意進行回答。其迴環往復之際，自然形成一對應自足的情意結構。因此，從性質上來說，「文人自作」和「有某一特定的傾訴對象」，乃是它的必要條件……

它所以被寫作，當係作者意識到人我有別，並欲藉此向投贈者傳情達意。就這一點著眼，當它被寫定，且傳送至所投贈之對象時，就應該已經算是達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溝通。¹

由上可知，贈答詩乃是詩人間彼此情意交流的重要憑藉，詩人藉由作品的迴環往復將自身的情感傳遞給受贈者，贈答的內容或抒抑鬱不平之憤、或敘勸慰友人之情、或發感慨之辭，或論議人事，大抵皆抒發贈詩者自身之情感，因此具有濃厚的抒情成份。

贈答詩源自先秦²，開展於漢末，興盛於建安時代。鄴下文人集團形成後，文人間相互歌詠風氣興盛，「以詩贈答」常是主要的社交活動，是故贈答詩的創作量大增，留下了為數不少的詩作。梁啟超於《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曾有如下說法：「蓋古代之詩，本以自寫性情，不用為應酬之具。建安時，文士盛集鄴下，盛氣相競，始有投報。」³從其論述可以得知，贈答詩創作的生力軍乃是以曹丕、曹植為首的建安文學集團。文生間的交流創作，促進了贈答詩的勃興，而文學集團間的宴飲活動，則為贈答詩的創作提供了具體的環境。而在劉楨現存十三首有詩題之作中，以贈為名者，就有〈贈從弟詩〉三首、〈贈徐幹詩〉二首、〈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傳世，現分別加以探究之。

（一）〈贈從弟詩〉

歷來學者皆將〈贈從弟詩〉三首視為劉楨之代表作，此詩題雖言「贈從弟」，然實際上卻隱含自喻自勵之意。「從弟」是誰，今已無法確知，然可以確定的是，此人必是隱居且具高潔遠志之士，因此劉楨以「蘋藻」「松柏」、「鳳凰」來比擬其形象。〈贈從弟詩〉其一云：

¹ 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86 年 4 月），頁 151。

² 由《詩經·崧高》：「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柔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奉肆好，以贈申伯。」可見早在周代，便已經有「贈詩」的情形。（詳見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頁 154。）

³ 梁啟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民國 25 年 4 月），頁 119。

泛泛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
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第一首詩藉歌詠蘋藻以喻從弟之品格高潔。開頭二句說明蘋藻生長的环境「泛泛」、「磷磷」說明了水之澄澈潔淨。三四句寫蘋藻生長的地方及在水中擺動的姿態。其後二句則點出正因其潔淨，是故可用以祭祖宴客。這裡借用《左傳·隱公三年》：「君子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繁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⁴之說，言明蘋藻雖為水邊之薄菜，但因其生長在清澈見石的清水中，是以花繁葉茂，蕩漾於清幽的深澤中，故超凡脫俗，因此得以超越「百菜之主」的園葵而用以「薦宗廟」、「羞嘉客」。詩人以物喻人，並藉物抒懷，藉讚美蘋藻以盛讚從弟品行之高潔，同時也抒發了己身始終保持高潔不俗的情懷。劉履《選詩補注》卷二云：

公幹之從弟蓋能守志勵操，不苟進取，故贈此詩以嘉勉焉。此篇言石在水中粼粼可見，以喻人之藏修於世，不容自隱，蘋藻溺於水石之間，采之可以薦宗廟、羞嘉客，以比從弟之賢才困厄於時，有能見諸朝廷，可以匡輔明君矣。且才美可用，如園葵者亦豈無之，殆不若得此潛韞待價之士，如蘋藻之生於深澤者，尤為可貴也。⁵

由上述可知，詩中借用蘋藻之潔淨，暗喻從弟品格之高潔脫俗，是故雖身分卑微如蘋藻，但清雅脫俗，不與世同之高尚品格，與才美可用之「園葵」相比，其存在更顯可貴。因此雖出身寒微，但其德行高潔，正如粼粼之石般，終有一日必能見用於當世。全詩雖短短八句，但詩人透過恰當的比喻，將自身的情志寄託於詩中，雖言贈人，實則自喻。表達作者本身高潔不受汙染的性格。

再者，〈贈從弟詩〉其二云：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淒，終
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臺北：源流出版社，民國 71 年 3 月），頁 27。

⁵ 郁賢皓、張采民箋註：《建安七子詩箋註·劉楨》（成都：巴蜀書社，1990 年 5 月），頁 219。

第二首詩歌詠松柏，其意與第一首同，包含讚美與勉勵之意。首二句寫松樹的生長環境，松樹生長於高山，終年受谷中大風不斷吹襲之狀態。三四句寫松與疾風之對抗，風無論吹得多麼強勁，松枝仍舊蒼勁挺拔，表現出「疾風知勁草」的松樹特性。不僅如此，五六句更藉凜冽的冰霜來寫出松樹除了能抵擋強風的吹襲外，還能夠承受嚴寒風霜的考驗，即使霜寒冷冽，萬物凋零，但松樹仍舊以其挺拔的姿態，終年端正美好地挺立在山上，表現了傲然挺立的不屈姿態。最後，末兩句借用《論語·子罕》：「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⁶之語，來闡發松柏歷經勁風暴雨、凌霜傲寒，還能四時長青、保持寧折不彎、端莊正直的本性。如《禮記·禮器》所言：「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不改易柯葉。」唐·孔穎達《正義》：「人經夷險，不變其德，如松柏陵寒而郁茂，由其內心貞如故也。貫，經也。既得氣之本，故經四時柯葉無凋改也。」⁷作者藉松柏讚美其弟之性格，並勉其能永保堅貞的節操，同時更透露出作者自身堅毅不屈的性格和情志。劉履《選詩補注》卷二對此詩有這樣的闡述：

此以喻從弟遭時多艱，雖處困窮，而特立不撓，蓋其本性然也。⁸

此詩以松柏之本性，暗喻其弟性格之堅貞不屈。詩中闡述即使身處於強勁疾風、凜冽霜寒如此惡劣環境，松柏仍能抵禦強風，傲然挺立於霜寒之中，此乃是由於松柏本具堅忍性格之故。疾風與冰霜象徵其身處困厄之境，傲然挺立則喻其不屈之情志。劉楨此詩不僅是盛讚其弟有如松柏般堅忍不屈的性格，亦藉此詩表達自己在亂世之中還能夠堅守節操，不屈不撓，不但藉詩以喻弟，更欲以松柏自比。

最後，〈贈從弟詩〉其三云：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⁶ (宋)朱熹撰：《四書集注》(臺北：頂淵文化事業，2005年3月)，頁115。

⁷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禮記·禮器》(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90年12月)，頁449。

⁸ 同註5，頁220。

第三首詩歌頌神鳥鳳凰。作者藉讚頌鳳凰，來稱頌其弟志向遠大，不同於流俗的個性。並寄託自身的理想和追求。首二句表明鳳凰之居處生活，其所居為極清高之南嶽山，平日則徘徊於孤竹根旁。鄭玄箋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⁹顯示出其不與俗同之生活特性。三四句寫鳳凰並不滿足終日「集南嶽」、「徘徊孤竹」的生活，所以想要振翅高飛，直上九天，表現出從弟遠大的志向及抱負。五六句則交代了鳳凰之所以不畏勤苦，振翅高飛，乃因不願與黃雀同伍。楚國宋玉曾有此感慨：「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¹⁰用黃雀來比喻俗士，是故從弟寧可不辭辛苦而高飛遠遁。末兩句則言明唯有等到賢君出現，遠去的鳳凰才會歸來。此意用了《論語·子罕》孔安國箋：「聖人受命，則鳳鳥至」¹¹之說，暗喻當聖明君主出現時，從弟必能遂其志願，共同建立不朽功業。劉履《選詩補注》卷二闡述此詩云：

此亦以比從弟之動止不苟，羞與當世群小同處，故寧不辭勞苦而高舉遠遁，且又必期待時而後出也。¹²

此詩以鳳凰之志大，喻其弟志向之遠大及期待聖君之渴望。鳳凰雖不甘於終日徘徊孤竹之生活而欲奮翅展其抱負，然卻因不願與黃雀等俗士同伍，所以寧可不畏辛苦，高飛遠遁於山中，只期望有朝一日聖君出世，則其志向遂得以完成。雖以喻從弟，實乃作者自況，用鳳凰喻己為高貴不俗之人，雖有強烈出仕願望，但須待聖明之君，其願才能成，表達出作者對賢君的強烈期待。

此三首詩是作者藉物抒情的佳作，詩中分別歌詠了卑賤清潔的蘋藻、傲寒挺拔的青松及志大勤奮的鳳凰。由平凡的蘋藻到高貴的鳳凰；由深澤而飛升至凌雲高空，讀者之眼界及意象隨著詩人之描寫，而層層推進、越發狀闊，最後得以凌空俯視大地，心中自會升起一股豪情壯志，這正是透過反復歌詠此三詩而得到的結果。詩人用簡單的文字，卻呈現出鮮明的意象，此鍾嶸所謂：「高風跨俗」也。

⁹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詩經·大雅·卷阿》，頁 629。

¹⁰ (梁)蕭統編：《昭明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44 年 4 月)，卷 45，頁 414。

¹¹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論語·子罕》，頁 78。

¹² 同註 8。

本組詩在句法上，亦有特出之處。如「泛泛東流水，粼粼水中石」、「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是使用了對偶的句法。而「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則用了疊字對偶句法，加強了語氣，凸顯狂風與勁松的對抗。三詩的共通點則是皆於文章當中使用設問的句式，如「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使詩篇在結尾處有了起伏，給人一種語雖盡然意無窮之感。以上句法的使用，使得三組詩雖僅僅八句，讀來卻覺跌宕生姿，雋永有味，富含藝術感染力。因此王夫之云：「短章而有萬里之勢」¹³，可見其評價之高。

在結構上，三詩亦有相同之處。三詩皆為詠物抒懷之作，此組詩前四句皆在詠物，而後半則託物起興，抒發詩人情懷。如其一藉歌詠卑賤而高潔的蘋藻，來抒發己之品格高潔；其二則藉吟詠傲寒而挺拔的青松，以表達個人操守之正；其三則藉讚頌志大而勤奮的鳳凰，來闡述其志向之高，只待聖君之理想。雖是贈答詩，然三篇皆使用「比興」的寫作手法，使得抒情特性更為鮮明。此乃劉楨此詩最為特出之處，是故清·沈德潛云：「贈人之作，通用比體，亦是一格」¹⁴。

（二）〈贈徐幹詩〉

劉楨因平視甄氏一事而不敬被刑，在此期間，他寫了一首〈贈徐幹詩〉以表達自己這段時間的心情：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翩翩。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關於此詩的寫作年代今已無法得知，明代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於

¹³（清）王夫之評選，張國星點校：《古詩評選》（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頁185。

¹⁴（清）沈德潛註釋：《古詩源》（湖南：岳麓書社，1998年5月），頁87。

此詩前附有小注云：「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¹⁵，何焯《義門讀書記》有此敘述：「《魏志》云，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此詩有『仰視白日』之語，疑此時作也。『步出北寺門』，或楨方輸作於北寺耳。」而清人方東樹亦云：「時徐為太子文學，故在西園。所云『北寺』，當是被刑輸作北寺署吏所作，故有『仰視白日』等語」¹⁶何焯、方東樹皆以為此詩或作於劉楨被刑期間，故此說當有其可信度。

劉楨與徐幹二人友情深厚，《晉書·閻纘傳》云：「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¹⁷二人乃因文學而結為好友，故劉楨於被刑之際，心中的苦悶無處可訴，只好向好友訴說，因此贈詩以表其情。

本詩共分為三段，前八句偏重敘事，表達因刑而無法見到徐幹的思念之情。劉楨被刑後，受限於無形的禁令，故即使他與徐幹只有一牆之隔，然而終無法得見友人。這油然而起的思友之情，使得詩人到了「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的境界，終日坐立不安，舉止失措，情調悲苦低沉。正是因為憂思難耐，故作者為消除煩悶之情而出外散心，故接下來的六句則寫步出北寺門及沿途所見之景。西園乃指鄴城西園，劉楨、徐幹等人曾在此與曹氏兄弟宴飲賦詩，如今只能夠遙遙相望，細柳方塘使作者憶起從前那段美好的時光，而飄轉的綠葉、翩翩的飛鳥，更讓人想起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過去悠閒自適的美好景象，恰好與現在作者「乖人」的處境呈現強烈對比，睹物思人，不禁涕淚滿衫。這樣的感傷心情在最後八句表露無遺。詩人以「兼燭八紘內」的白日來比擬曹操，其恩澤如日光般廣被天下，然自己獨不能與萬物相比，此番有志難伸有才難為的惆悵失意，才是作者常懷苦悶的真正原因。藉由詩中「思」、「嘆」、「起」、「坐」、「遷」、「行」、「望」、「涕」、「視」等描述詩人一連串的動作，深刻的表達出「拘限」之嚴、「中情」之阻、「遙望」之切、「乖人」之境、「深憾」之痛帶給詩人的悲傷，因此，方東樹言其「直抒胸臆，一往清警，纏綿悱惻，此自是一體。」¹⁸

劉楨以此詩贈與徐幹後，徐幹回贈以〈答劉楨詩〉：

¹⁵ (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68年8月)，頁1247。

¹⁶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臺北：漢京出版社，2004年1月)，頁78。

¹⁷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閻纘傳》(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8月)，卷48，頁1355。

¹⁸ 同註16。

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朱夏德，草木蒼且繁。¹⁹

劉楨藉由其詩向徐幹吐露苦悶愁思之情，因此徐幹於詩中即說明了二人分別未久，但自己也同樣想念摯友，這樣的愁緒如三年般深長。在回應劉楨思念之情的同時，又藉盛夏的草木來暗喻劉楨的德行完備，以釋其愁懷，呈現出詩人對好友的思念及寬慰之情。鍾嶸對此曾言：「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閒雅矣。」²⁰而接到了此詩的劉楨，心情似乎稍得寬慰，故立即作〈又贈徐幹詩〉以回贈，其詩云：

獨蒙惠咳唾，既以雅頌聲。高義歷青雲，灼灼有表經。

此詩與先前那種苦悶哀愁的心情不同，呈現的是劉楨對於好友勸慰所表達的感激之情。開頭二句表達了對徐幹贈詩勸勉的由衷感謝，末兩句則盛讚好友之高尙品行。由此二人相互以詩答贈的內容可看出二人相知相惜之情溢於言表，這也為魏晉之後的贈答詩寫作，立下一定的典範。

（三）〈贈五官中郎將詩〉

劉楨的〈贈五官中郎將詩〉可說是為臣者與主上贈答的最佳代表。曹丕於建安十六年任五官中郎將一職，故此詩所贈之人為曹丕。而此組贈詩歷來亦被視為劉楨的代表作品，首先，〈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其一云：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郡，與君共翱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眾賓會廣坐，明燈熈炎光。清歌制妙聲，萬舞在中堂。金壘含甘醴，羽觴行無方。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太康。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

本詩乃追憶昔日與曹丕的親密交往情形。當年劉楨隨曹操南征，行軍至曹操故鄉譙縣，於是曹丕夜宴眾賓，外頭雖是寒冷的冬天，但眾賓歡聚一堂，在

¹⁹ 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徐幹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79年4月），頁139。

²⁰ 呂德申：《鍾嶸〈詩品〉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171。

明亮的燈光照映下，賓客的熱情更顯高漲而不覺季冬之寒。這樣妙聲清歌、中堂曼舞、杯觥交錯的場景使人流連忘返，即便時至深夜，仍然沉浸於歡樂中而忘卻歸返，直至踏上歸途，仍有意猶未盡之感。

再者，〈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其二云：

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所親一何篤，步屣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盼敘憂勤。便複為別辭，游車歸西鄰。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

本詩乃追敘劉楨患疾時曹丕親來探視病情，而後抒發對其的感激、依戀之情還有對他的勸勉。劉楨曾染痾疾，在漳水之濱靜養長達數月。這段日子常常擔心自己因病身亡而不得復見其友。而曹丕親臨慰問，二人相談至深夜，並互訴憂思勤苦之情，曹丕臨別前仍再三叮嚀囑咐，呈現出君臣間相知相遇的動人情誼。當曹丕離去後，詩人感嘆過去如流水般消逝，因而更加哀傷。於是上前追問相會之時，二人相約於溫暖的春天再度見面。而這種思念仰慕之情難以排遣，故作詩以贈，並勉勵曹丕勤修美德，自我珍重，表現出作者對曹丕的深切關心。

接著，〈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其三云：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明燈曜閨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本詩乃承接前一首詩意而發，並進一步抒發自己對曹丕的思念之情。起首二句詩人因秋天蕭瑟景象而發出悲歎，因而整夜無法入眠，是故藉寫詩以抒發己懷。夜深人靜，陪伴詩人的，只有明亮的燭燈、淒冷的寒風、前庭的霜露及深鎖的大門，更顯作者孤寂心懷。四季的輪替提醒作者一年即將過去，聽聞曹丕即將遠行征戰，詩人慨歎自己無法相伴其旁而愁思忡忡，深深思念曹丕而淚灑衣襟。此淚不只代表劉楨因秋景而憶起當年與曹丕相約陽春見面的思念之

情；更由對淒寒的秋風與滿階的霜露的描述，表達了詩人想到自己身患痼疾，只能徒待歲月消逝，而毫無功業的悲嘆，因而感慨落淚。

最後是〈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其四：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明月照綰幕，華燈散炎輝。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鹵，僂俛安能追。

本詩呈現一股激昂慷慨之勢，寫出君臣間賦詩唱和的盛況，並抒發對曹丕才華的佩服之情。起首以軍營帳外冷冽寒風、濃重霜氣來襯托室內燈火輝映，君臣賦詩的熱鬧之景，氣氛熱烈，即使深夜仍不知歸。這是因為曹丕才思敏捷，故作為臣下的劉楨自覺才思愚昧魯鈍，即使勤奮努力仍無法與之相及，表現出對曹丕才華出眾的無限欽佩之情。

綜觀此組詩，第一首追憶過往與曹丕的親密交往情形；第二首則感激自身患疾時曹丕親來探視，抒發君臣間的知遇之情，並述及對曹丕的美好期望；第三首詩乃借悲秋之景而抒發對曹丕的思念，並寄喻己身徒待歲月而無功業之悲嘆；第四首詩則遙想軍中賦詩唱和的盛況及對曹丕才華的欽佩。通篇皆以一「情」字貫穿，詩人直抒胸臆，或喻情於景，或寄情於事，情感真摯，用語質樸。正如陳祚明所云：「楚楚直敘，情自宛切，句亦俊快」²¹。

二、公讌詩

「公讌」之名，據《昭明文選·公讌詩》曹子建下呂延濟注曰：

公讌者，臣下在公家侍讌也。²²

可見此乃公家宴會所賦之詩，興盛於建安時期，就其發展的環境觀之，曹操於建安十三年遷都鄴城後，諸文士亦隨之聚集於鄴。使得鄴下成為當時文學

²¹（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清刻本，2002年3月），冊1590，頁701。

²²（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學海出版社，民國70年9月），頁384。

重鎮。在鄴城生活期間，曹氏父子與建安諸子多以吟詩作賦往來，形成集體性的文學活動。對此曹丕曾有詳細的描述：

〈與吳質書〉云：

每昔念及南皮之遊，誠不可望。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時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²³

〈又與吳質書〉亦云：

昔日游處，行則接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²⁴

由上可知，在宴會上賦詩乃是鄴下文士們主要的活動。而內容不脫劉勰所謂「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²⁵之作，多是對曹氏父子的種種歌頌，以及平日宴遊的生活記錄。故鄴下諸子多有以〈公讌〉為名之作，劉楨作為文學侍從之一，亦有公讌詩作傳世，以下就其詩作探究之。

（一）〈公讌詩〉

劉楨的公讌詩，相較於其他鄴下諸子的公讌詩作，顯得清雅加脫俗，出類拔萃，其《公讌詩》云：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²³（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宏業書局，民國64年8月），頁1089。

²⁴同註23。

²⁵（梁）劉勰撰，王更生導讀：《文心雕龍》（臺北：萬象圖書出版，1997年5月），頁69。

本詩乃在描寫夜晚遊宴時富麗豪華的場面，並抒發作者由此而生的感嘆。全詩可分為三部份，首段六句交代夜宴之原因乃是因為白天賦詩玩樂的歡樂使人意猶未盡，因此眾人相約夜半再續歡情。君王的座車、隨侍的從者，顯示出宴飲場面的熱烈。其後的十句乃鋪敘園中所見景緻，明月映照著繁盛的珍木，清澈的溪流流過魚防，池中開滿荷花，散出華美的色彩。鳳凰棲息在水邊，麒麟遊於飛橋上。而依傍在清川旁華麗的館舍，因水面開闊而吹來陣陣涼風。詩人以直敘之語，將映珍木的「明月」、過魚防的「清川」、滿金塘的「芙蓉」、宿水裔的「鳳凰」、遊飛梁的「麒麟」、流波旁的「華館」及江面的「涼風」描繪出來，在一靜一動的景物描寫中，勾勒出月下之景的活潑生動。予人意象鮮明之感。末四句乃抒發因景而生的感慨，此番歡暢之情、綺麗之景，非詩文所能言盡，故詩人擱筆長嘆，希望自己不要遺忘這樣美好的情景。「長嘆息」、「不可忘」並非單純對景美辭窮的惋惜，更深層的，是隱含了作者對於上位者遊樂亭樓、耽於歡娛之感嘆。

此詩脫離一般公宴之作，詩中沒有描述賓主間觥籌交錯的場面，然從永日歡樂未盡，君臣相約夜宴的語句中則可看出君臣相得的美好之情。其後透過有靜有動的景物描寫，勾勒出月下之景的活潑生動。此番美景筆墨難以形容之，因此興起惋惜之意，夜宴的美景歡情雖使人樂，但作者卻發此長嘆，或許是對上位者遊樂亭樓、耽於歡娛的憂心使然，故情感轉為沉鬱深長。本詩淡雅清新，語調流暢，並無誇張之詞，也無阿諛之語，並於歡情中寄喻作者真情，為歷來公讌詩作中之少見者。

（二）〈鬥雞詩〉

鬥雞，是古代宮廷即貴族間常見的一種消遣活動。根據曹植〈鬥雞詩〉：「主人寂無為，眾賓進樂方。」與應瑒〈鬥雞詩〉：「戚戚懷不樂，無以釋勞勤。兄弟遊戲場，命駕迎眾賓。」之敘述可知，宴飲之餘，鬥雞顯然是一種盛行於君臣間的娛樂。眾人不僅觀之，更以此為題，相互賦詩唱和，因而此詩似為鬥雞取樂時的侍從應制之作。就內容而言，當屬公讌詩之範圍。其〈鬥雞詩〉云：

丹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利爪探玉除。瞋

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此詩乃描寫雄雞的英姿及爭鬥的場面。起首描寫雄雞之樣貌，批著美麗的彩緞、尖如鋒芒的雙距，顯示出鬥雞的強盛氣勢。後半部則描繪鬥雞外觀的具體形象，詩人透過踏在玉階的利爪，發出怒光的眼睛，以及驚風的長尾、拍動的雙翅，顯示出雄雞蓄勢待發的攻擊姿態。最後描述攻擊的動作，雄雞輕躍而起，瞬間發動攻勢，而後飛回原地，顯示其動作之迅速。全詩為詠物之作，作者以「華采」、「雙距」、「利爪」、「瞋目」、「長翹」、「勁翮」、「勾喙」來描繪鬥雞的靜態特徵，展現出雄雞的氣勢高昂；而又以「探」、「含」、「驚」、「張」、「奮」、「擊」等字寫出雄雞的動作，展現其勇武威猛。在一動一靜的描述中，鬥雞的形象躍然於紙上。詩人只描寫鬥雞之姿態，而未言二雞相鬥的激烈情景，留予讀者無限的想像。寥寥數語即可將雄雞之姿描摹的活靈活現，可見其用詞遣字之精美，實為詠物之高手。

（三）〈射鳶詩〉

除《鬥雞詩》外，劉楨還有一首侍從奉贊的作品，即〈射鳶詩〉：

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橫怒起，意氣凌神仙。發機如驚焱，三發兩鳶連。流血灑牆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此詩乃描繪曹操射鳶之英姿，並讚頌其高超的射藝。開頭描繪老鷹振翅高飛之貌，而後曹操意氣奮發，拔箭迅速射下鳴鳶，只見鳶血灑濺在牆屋上，飛散的羽毛隨風飄轉，這樣嫻熟的箭術獲得了眾人的稱讚。本詩先寫鳶飛之貌，次敘曹操射鳶之姿，再言鳶落之狀，末寫讚嘆之盛，層次井然，情景俱現。全詩雖文采未足，然氣勢有餘，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曾述：「『流血』二句生動，『庶士』二句健，是建安調。」²⁶故雖為應侍頌讚的詠事之作，仍舊展現了氣格高壯的陽剛之美。

²⁶ 同註 21，頁 702。

三、雜詩

建安諸子多有以「雜詩」為題之作品。而雜詩一類，其義界為何？由李善於《昭明文選·王粲·雜詩》下注云：「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²⁷可見雜詩指的是自然而然興起的感受，因詩人興致不一，造成內容繁雜不易歸類，因而稱作雜詩。另一說則見於《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雜詩者，古人所作，元有題目，選入《文選》，《文選》失其題目，古人不詳，名曰雜詩」²⁸，此說以為雜詩乃是因古人之作並未見題，因此以「雜詩」為名。在《昭明文選》中，雜詩就有九十三首，是各類詩作中數量最多者。

劉楨此作，從其內容而言，並未有贈答之對象，更不似公讌詩類有明顯描述宴飲場面及歌頌君王之語，故將之另立一類，並以其題「雜詩」為名作探討，其〈雜詩〉云：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領間，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域，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雁。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作品內容是在抒發劉楨不耐簿書繁忙之煩悶心情，為一抒懷之作，文末並寄喻對自由生活的嚮往。故分作兩部份，前半敘述自己擔任文書簿籍的事務工作，整日處理堆積紛亂的案牘公文，根本無暇進食，埋首公文的生活，使得作者心緒煩亂。後半部則言其出遊觀景而產生的心情，詩人丟下煩人的事務出城登高隨意遠望，看見野鴨大雁悠游於方塘清水中，於是生起羨慕之情，希望自己也能有鳧雁的翅膀，與之同游於波瀾中，表達出作者對自由清逸生活的嚮往。

建功立業，為儒家文士之傳統觀念，故最初劉楨懷抱著匡國濟世的豪情壯志投身曹營，本就希望能有一番作為。在歸曹之初，尚能隨曹操一同出征，實乃劉楨之樂。但自被辟為「丞相掾屬」之後，其所做無非是些文墨瑣事，而後歸入曹氏兄弟門下，亦只是文學侍從之屬，這與劉楨原先匡國濟世的政治理想相去甚遠，因此每每於詩中抒發其鬱鬱不得志之情，而本詩正是此種煩悶失意

²⁷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頁407。

²⁸ 遍照金剛撰：《文鏡秘府論》(臺北：學海出版社，民國63年1月)，頁121。

心情的展現。在詩的前半部，作者描述因公務繁忙使得自己心神俱疲，這種終日忙於文書簿籍的工作，與他建功立業的心願大相逕庭。詩後半的「方塘之靜」、「鳧鳥之樂」如此閒靜自適的狀態，更襯托出自身的困悶之情。文末二句則表達了劉楨對自由生活的無限嚮往之情，由「安得」二字，可見其渴望之熱烈，由此作中，更可展現劉楨的政治理想與個人性格。

四、失題詩

現存的劉楨作品中，失題之作共有十四則，部份作品尚稱完全，而有些已亡佚的剩下一句，故今就文意尚稱完整的七首作品分析探究之。首先是〈失題詩〉其一：

昔君錯畦疇，東土有素木。條柯不盈尋，一尺再三曲。隱生置翳林，控
僦自迫速。得托芳蘭苑，列植高山足。

此詩乃藉東土素木能得托芳蘭苑來暗喻作者為曹操所識拔之事。作者以東土素木自喻，以「條柯不盈尋，一尺再三曲」謙稱己之才非特出，然卻幸為曹操賞識，得以任職其下，表露出尋得托身之所的欣慰之情。

〈失題詩〉其二：

青青女蘿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養恩。分惠不可貲。風雨雖急疾。根
株不傾移。

此詩乃以女蘿草能上依高松枝來表達作者為曹操識拔，並抒發知遇感恩心情。女蘿草乃是作者的自喻，而「幸蒙庇養恩」說明對曹操的知遇之情的感激，這樣的恩澤難以計算。是故即使身處艱困環境之中，也不會改變忠於曹操的心志。

〈失題詩〉其三：

翩翩野青雀。棲窠茨棘蕃。朝食平田粒。夕飲曲池泉。猥出蔚萊中。乃
至丹丘邊。

此詩乃藉青雀由蔚萊中棲移於丹丘邊，暗喻作者為曹操所識拔之事。作者以青雀自比，描述本棲於野草間，過著「朝食平田粒。夕飲曲池泉」的平凡生活，而後獲得曹操賞識，故能從「蔚萊中」遷移至「丹丘邊」，丹丘乃神仙之地，在此暗喻曹操所居之地。

綜觀上述三詩可以發現，三詩皆以自己幸蒙曹操拔擢之事作為主題。並運用比興手法，作者以「東土素木」、「青青女蘿」及「翩翩青雀」自喻，而「高山足」、「庇養恩」「丹丘邊」則暗喻曹操。此種寫作手法與〈贈從弟詩〉三首相同，二組詩皆分別以三物作為歌詠對象，且皆為詩人自身形象的寫照。值得一提的是，這兩組詩都用了兩種植物與一種動物來比擬詩人的形象，且詩中之句之意象亦有相同之處，現將兩組詩作一比較：

詩名 分類	〈贈從弟詩〉三首	〈失題詩〉三首
作者形象	蘋藻	東土素木
	山上松	女蘿
	鳳凰	青雀
相似字句	冰霜正慘淒，終歲常端正	風雨雖疾急，根株不傾移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	得托芳蘭苑，列植高山足
	懿此出深澤	隱生置翳林
生長環境	泛泛東流水，粼粼水中石，蘋藻生其涯	昔君錯畦時，東土有素木
	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	棲竄茨棘蕃

	羞與黃雀群	朝食平田粒，夕飲曲池泉
君王形象	(蘋藻) 采之薦宗廟 (鳳凰) 將須聖明君	(素木) 列植高山足 (女蘿) 上依高松枝、幸蒙養庇恩 (青雀) 乃至丹丘邊
疊字句法	泛泛東流水，磷磷水中石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青青女蘿草 翩翩野青雀

透過此表，可以歸納出幾項結論：

(一) 詩作皆用比興手法，且所詠之物類別相同。

二組詩句皆使用比興手法，歌詠對象皆是兩種植物與一種動物。〈贈從弟詩〉三首歌詠了「蘋藻」、「綠松」、「鳳凰」三種對象；而在〈失題詩〉三首中則以「素木」、「女蘿」、「青雀」為描述對象，在類別上正好相同。

(二) 詩作對歌詠對象的描述語句相類似。

〈贈從弟詩〉其一用「泛泛東流水，磷磷水中石」來描述蘋藻的生長環境；而〈失題詩〉其一則以「昔君錯畦時，東土有素木」敘述素木的生長環境。此外，〈贈從弟詩〉其一「隱生置翳林」與〈失題詩〉其一「懿此出深澤」之語皆是就所詠二物之難得立說。最後，〈贈從弟詩〉其一有「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之語，而〈失題詩〉其一則有「得托芳蘭苑，列植高山足」之句，皆就其最終理想來敘述，故此二詩在意象上有相同之處。

在〈贈從弟詩〉其二，作者對高松「冰霜正慘淒，終歲常端正」的描述，而在〈失題詩〉其二中，作者則以「風雨雖疾急，根株不傾移」來形容女蘿草，二者句法類似，且皆就所詠之堅毅形象敘述，是故在意象上相似。

〈贈從弟詩〉其三有「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與黃雀群」之語，與〈失題詩〉其三「棲窺茨棘蕃」、「朝食平田粒、夕飲曲池泉」之句，皆是就鳳凰及青雀之平日生活作描述，因而具相同之意象。

(三) 詩作皆有對君王形象的描述。

在〈贈從弟詩〉三首中，對君王形象的描述較少，只有「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及「將須聖明君」二句有所描述。而在〈失題詩〉中，對君主形象則有「列植高山足」、「上依高松枝」、「幸蒙養庇恩」、「乃至丹丘邊」的敘述，這或可解為〈贈從弟詩〉的內容乃在表達劉楨之不凡性格及理想，故少有對君主形象的敘述。而〈失題詩〉三首則在說明幸蒙曹操賞識之事及心情，故詩句中所述甚多。

(四) 詩作中皆有疊字的句法的使用。

〈失題詩〉三首之詩句雖有缺失之處，然從其中仍可看出劉楨亦使用與〈贈從弟詩〉相類似之疊字句法，如「青青女蘿草」、「翩翩野青雀」二句，與〈贈從弟詩〉「泛泛東流水，磷磷水中石」、「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四句，二組詩皆使用了疊字句法。

〈贈從弟詩〉與〈失題詩〉二組作品具體作年皆不詳，然細究詩作內容可以發現，在〈贈從弟詩〉中，劉楨皆就所詠之物的高潔脫俗，不與世同的部份加以描述，顯現其「卓然特出」的不凡形象。無論是讚頌從弟或用以自喻，其最終目的乃在表達出「將須聖明君」之心願，故或可視為是歸曹之前所作。觀〈失題詩〉三首所詠之內容則可得知，劉楨於三詩中予人以「出於草野」的平凡自謙形象，並以「列植高山足」、「上依高松枝」、「幸蒙養庇恩」、「乃至丹丘邊」等句寫出幸蒙賞識之事，可見作詩之時，劉楨或已為曹操所拔擢，因而任職曹營，因此可將之視為歸曹後所作，這是二組作品在內容上相異之處。

〈失題詩〉其四：

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為稱百年壽，誰能應此錄。低昂倏忽去，烟若風中燭。

此詩在感嘆人生易逝，開頭言天地無盡期，但人生卻短暫，雖有稱可活百年者，但從沒有真正應驗之人。人從生至死，轉眼即逝，就如風中之燭光一閃即滅般短暫。此作表達出劉楨對生命短促的哀嘆，這樣的情感與〈贈五官中郎將〉其三：「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相同，也許是因為「余嬰沉痾疾」，纏綿病榻的狀態，使得詩人想起功業未竟，因而發出「生命短促」的哀嘆，由

此番角度言之，此詩似為劉楨晚年之作。

〈失題詩〉其五：

旦發鄴城東，莫次溟水旁。三軍如鄧林，武士攻蕭莊。

此詩描述曹魏的軍隊出征的情形。《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載，曹操於建安十二年（西元 207 年）有北征烏桓之事，途中曾宿於渤海邊²⁹。故起首二句即描述此事，末二句則描述曹軍隊伍龐大整齊，武士肅靜莊嚴之貌。此乃劉楨隨曹軍出征而寫的作品。

〈失題詩〉其六：

初春含寒氣。陽氣匿其暉。灰風從天起。砂石縱橫飛。

本詩描述早春之景，內容在說明初春時分仍帶有濃烈的寒意，暖氣潛藏在陽光之中。帶有塵沙的狂風從天刮起，吹起交錯雜亂的砂石。透過直敘眼前所見之景，將早春寒氣襲人及風卷沙石的景象作了一番描繪。呈現出一種緊迫壓抑的感覺。

〈失題詩〉其七：

和風從東來。玄雲起西山。夜中發此氣。明旦飛甘泉。

此詩敘述夜晚所見之景，敘述詩人見到溫暖的微風緩緩從東邊吹來，烏雲滿布西山的景象，又發覺深夜中興起潮濕空氣，因而猜想明早定會降下如飛泉般的大雨。雖為寫景之作，然與前首詩沉鬱的感受不同，而有一種輕鬆流暢的感受，烏雲滿布的西山，在經過一夜潮氣的積累後，定會於明早降下大雨，洗去前晚的凝壑，而呈現清涼舒服之態。雖語句平淡清新，但卻於其中透露出蓄勢待發的蓬勃朝氣，給人清新自然之感。

以上就劉楨現存之作品加以分析探究，其詩依照內容大約分作四類：一為

²⁹（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二十五史》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民國 71 年），頁 52-53。

贈答類，計有九首，分別為〈贈從弟詩〉三首、〈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贈徐幹詩〉二首，是劉楨現存作品中所佔比例最多者；二為公讌類，共三首，分別為〈公讌詩〉、〈鬥雞詩〉、〈射鳶詩〉，內容為應制侍從之作；三為雜詩類，計有〈雜詩〉一首，內容描述自己為簿書職務所累，而欽羨鳧雁之自在知情；四為失題類，本有十四則，今只就文意尚稱完整的七首探究之，其中，〈失題詩〉三首乃敘述劉楨幸蒙曹操拔擢的感恩之情，其寫作方法與〈贈從弟〉三首有許多相類似之處，皆用比興手法，詠物以作詩。〈失題詩〉「旦發鄴城東」乃述劉楨隨曹軍出征之事，而〈失題詩〉「初春含寒氣」與〈失題詩〉「和風從東來」二首雖皆為寫景之作，然所展現之情調則迥然不同，一為緊迫壓抑，一為輕鬆流暢，顯示出劉楨寫作的不同樣貌。

第二節 劉楨詩之藝術特色

在深入分析劉楨的詩後，可以歸納出劉楨詩具有「仗氣愛奇」、「情高會采」及「意境淒清」三種特色，以下就此三種藝術特色分別論述之。

一、仗氣愛奇

歷來評論劉楨詩作之人，皆特別重視其詩中呈現出的超凡氣韻。如曹丕在〈又與吳質書〉一文云其：「公幹有逸氣」³⁰，謝靈運在〈擬魏太子鄴中集·劉楨〉的詩前小序中稱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³¹，而劉勰亦稱：「公幹氣褊」³²，鍾嶸雖以「仗氣愛奇」稱讚其詩，但仍指出楨詩有「氣過其文，雕潤恨少」³³之缺點。以上論述，都從「氣」的觀點來論述劉楨之詩，可見「文以氣為主」的觀念在建安時代已深植人心，並成為建安諸子創作的共通性。

³⁰ 同註 23。

³¹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93 年 4 月），頁 219。

³²（梁）劉勰撰，王更生導讀：《文心雕龍·體性》，頁 254。

³³ 同註 20，頁 35。

首先提出「文以氣為主」的概念始自曹丕《典論·論文》，其云：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³⁴

曹丕提出了「以氣論文」的說法，由其所論，可知曹丕所謂的「氣」包含兩個層面：引氣不齊之「氣」乃指作家稟受的先天之氣，亦即作者的天賦情性資質，故「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是內在先天所稟受的；而清濁有體之「氣」，則為作家而表現於作品上的風格，因個人稟受的氣質各有差異，故在作品的表現上，造成了清濁巧拙的不同風格。簡言之，氣的涵義，就作者而言，是指其個人情性氣質；就作品來說，是指運用情意文辭的寫作風格。因此先天稟賦之氣表現在人身上，即形成才性；而文即是人才性的展現，故曰「文以氣為主」，並以「氣」作為衡量詩人的標準。

曹丕在其〈與吳質書〉以「公幹有逸氣」評論劉楨，逸氣為奔放俊逸的氣質。據《太平御覽》卷三八五引《文士傳》之說，劉楨「少以才學知名。年八九歲，……警語辨捷，所問應聲而答，當其辭氣鋒烈，莫有折者」，「詞氣鋒烈」表現了劉楨自幼為文即展露出尚氣的特徵，又由其平視甄氏及獲罪後仍不屈服之事蹟，可知其倔強耿直、任性使氣之性格，表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中，就形成鍾嶸所謂「仗氣愛奇」的特色。最著名的就是其〈鬥雞詩〉：

丹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此詩乃描寫雄雞的英姿及爭鬥的場面。起首藉寫雄雞之外形，華彩的羽毛、尖利的雙距，呈現出鬥雞的威猛氣勢。後半部則描繪鬥雞爭鬥的形象，作者以「鋒芒」、「炎威」、「會戰」、「利爪」、「瞋目」、「火光」、「驚風」、「勁翮」、「電擊」來描繪激烈的鬥雞狀態。末句則以「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這樣激烈的場面作結，使得全詩呈現句雖盡而勢有餘之感。鬥雞威猛的形象宛如作者的化身，詩中雖未言二雞相鬥的激烈情景，但透過描寫鬥雞之姿態，可以想見其激烈之場面。全詩語言精煉，節奏緊湊，有一股無形的氣勢貫

³⁴ 同註 23，頁 1094。

穿全篇，充分顯示出劉楨「仗氣」的特色。

這樣的氣勢，在〈射鳶詩〉中亦有展現，其詩云：

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橫怒起，意氣凌神仙。發機如驚焱，三發兩鳶連。流血灑牆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此詩乃描繪曹操射鳶之英姿，並讚頌其高超的射藝。本詩先寫鳶飛之貌，藉敘其展翅高飛的雄健之姿，呈現一股不可企及之感。接著言曹操射鳶之英姿及高超技藝，並借鳶落之狀表現出曹操的神勇。其中「我后怒橫起，意氣凌神仙」二句，更鮮明地將曹操的猛武之姿描繪出來，展現出豪氣干雲的氣勢。全詩言詞平易，然節奏強勁，氣勢有餘，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曾述：「『流血』二句生動，『庶士』二句健，是建安調。」³⁵雖為應侍頌讚的詠事之作，仍舊展現了氣格高壯的陽剛之美。

再看〈失題詩〉其七：

和風從東來。玄雲起西山。夜中發此氣。明旦飛甘泉。

此詩敘述夜晚所見之景，烏雲滿布的山，在經過一夜潮氣的積累後，定會於明早降下大雨，洗去前晚的凝窒，而呈現清涼舒服之態。全詩予人一種輕鬆流暢的感受，語句雖平淡清新，但卻於其中透露出蓄勢待發的蓬勃朝氣，給人清新自然之感。

最後，〈贈從弟詩〉三首，亦展現劉楨「仗氣」的特點：

泛泛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淒，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³⁵ 同註 26。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全詩直抒胸臆，作者以蘋藻、山松、鳳凰爲喻，將己之懷抱、志趣和高超的個性展現出來。透過簡短的篇幅，相似的表述方式，依序由低處的蘋藻而至山上的高松，再到高空的鳳凰，讀者在反覆的詠嘆中，視覺情志亦隨之提升拉高，因而予人一種持續向上提升的感覺。這種強勁的氣勢，正是「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³⁶的展現，是劉楨的文學創作中非常明顯的特徵，故曹丕稱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自鍾嶸以降，歷代諸家論及劉楨，大多不脫「氣勝」範疇。唐·釋皎然《詩式》也稱：「劉楨辭氣偏，王得其中」³⁷而元稹稱杜甫時則以：「言奪蘇李，氣吞曹劉」³⁸之句，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四曰：「公幹氣勝於才」³⁹；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公幹才偏，氣過辭」⁴⁰；清·劉熙載《藝概·詩概》：「公幹氣勝」⁴¹。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有氣故高」⁴²。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五》：「劉楨氣最勁逸」；清·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十四》：「公幹之詩氣較緊而狹，仲宣局面闊大」⁴³。由以上論述可知，無論是與之屬於同時代之曹丕等人，或是相距甚遠如明清之評論者，皆認爲劉楨之詩具有氣格高逸的特色，因其「氣勝」，故能「言壯」，因此展現出「仗氣愛奇」的藝術風貌。

二、情高會采

前述可知，歷代論者皆認爲劉楨詩作氣勢豪壯、格調高峻。然而對其詩作中呈現的文采，卻有不同的看法，曹丕於《典論·論文》中評劉楨詩：「壯而

³⁶ (梁)劉勰撰，王更生導讀：《文心雕龍·定勢》引劉楨語，頁 266。

³⁷ 許清雲撰：《皎然詩式輯校新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3 年 3 月)，頁 19。

³⁸ (唐)元稹撰：《元稹集》(臺北：漢京出版社，2004 年 3 月)，頁 601。

³⁹ 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濟南：齊魯書社，2005 年 6 月)，頁 3227。

⁴⁰ (明)胡應麟：《詩藪》(臺北：廣文書局，民國 62 年)，頁 102。

⁴¹ (清)劉熙載：《藝概》(臺北：金楓出版社，1986 年)，頁 82。

⁴² 同註 21，頁 700。

⁴³ (清)姚範《援鶉堂筆記》(臺北：廣文書局，民國 60 年 8 月)，卷 44，頁 1674。

不密」，鍾嶸於《詩品》中更以：「氣過其文，雕潤恨少」之說評論劉楨。二人似乎都認為劉楨之作在辭句的雕琢上略有不足，故顯得氣過其文。但劉勰在《文心雕龍》卻認為劉楨「情高以會采」，認為其詩既有高情，又富文采。同時代的二人對劉楨之看法竟如此迥異，究竟情與采是否見於劉楨作品中，抑或真如鍾嶸所言少有雕潤，以下透過對劉楨作品的分析，來窺其全貌。

其〈公讌詩〉：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此詩脫離一般公宴之作，詩中沒有描述賓主間觥籌交錯的場面，然從永日歡樂未盡，君臣相約夜宴的語句中則可看出君臣相得的美好之情。透過「照園中」形容月光之明；「過石渠」寫出清川之動；「散其華」、「溢金塘」寫出荷花滿盛之貌；「宿水裔」、「遊飛梁」寫靈鳥及仁獸之姿；「流波」、「來風」寫華館之開闊，如此有靜有動的景物描寫，表現出月下之景的活潑生動，用字講究，屬對工巧，此乃劉楨「文采」之展現。文末，作者卻有所感嘆，或許是感嘆此番情景難再得，又或許是對上位者遊樂亭樓、耽於歡娛的憂心使然，故情感轉為沉鬱深長。此正呈現出劉楨「情高」的特色。全詩只敘景物之美與遊興之致，並於歡情中寄喻作者真情，未見逢迎諂媚之語，為歷來公讌詩作中之少見者。范晞文《對床夜語》言其：「皆直寫其事，今人雖畢力竭思，不能達也。」⁴⁴

劉楨的情感，在〈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中，亦有深刻的展現，劉楨透過此組贈詩，將曹丕的知遇之恩及二人間的感情發揮到極致。第一首詩乃追憶昔日與曹丕的親密交往情形，詩末並以「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太康。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寫出賓主相得的意猶未盡之情。第二首乃追敘自身患疾時曹丕親來探視病情，從「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所親一何篤，步屣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盼敘憂勤。」的描述中，可以看見曹丕與劉楨的相知相遇之情。第

⁴⁴（清）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頁409。

三首詩乃承接前首詩意而發，透過「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二句，寫出詩人因秋天蕭瑟景象而發出悲歎，因而整夜無法入眠。手握翰墨，因思念出軍從征的曹丕而發出慨歎，因而「涕泣灑衣裳」，詩人真情流露，情意真切自然，感人至深。第四首寫霜氣皚皚的深秋之夜，君臣間賦詩唱和的盛況，而「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則呈現一股激昂慷慨之勢，並抒發對曹丕才華的佩服之情。縱觀四詩，通篇皆以一「情」字貫穿，具有強烈的抒情性質，此其「情高」之處。而在「文采」方面，對景色的描寫如「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亦顯示劉楨作品已有追求對稱之美的傾向。詩人直抒胸臆，或喻情於景，或寄情於事，情感真摯，用語質樸。正如陳祚明所云：「楚楚直敘，情自宛切，句亦俊快」⁴⁵。

而在〈贈徐幹詩〉中，劉楨亦展現了他的「情感」，起首「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偏重敘事，表達因刑而無法見到徐幹的思念之情。這樣的思念，使得詩人「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終日坐立不安，舉止失措，情感真切深沉，此乃「情真」之展現。而後「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翩翩。」六句則寫步出北寺門及沿途所見之景。而此亦是全詩最精緻之處，夾道而生的柳樹，飽含清水的方塘，描繪出寧靜清麗的自然畫面，飄轉的綠葉、翩翩的飛鳥，更讓人想起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過去悠閒自適的美好景象，恰好與現在作者「乖人」的處境呈現強烈對比，睹物思人，不禁涕淚滿衫。作者藉描繪自然之景物以寄托自身情感，並融情於物。文末並使用比興手法，用「白日」以喻曹操，以「兼燭八紘內」來比喻曹操恩澤之廣被。顯現出劉楨善於用對景物的描摹來呈現情感的特點，這正是其「文采」所以展現之處。

而〈贈從弟詩〉三首，應算是劉楨詩作中情與采相互融合的代表作品，三首詩藉物抒情。第一首藉歌詠卑賤而高潔的蘋藻，來抒發己之品格高潔；其二則藉吟詠傲寒而挺拔的青松，以表達個人操守之正；其三則藉讚頌志大而勤奮的鳳凰，來闡述其志向之高，只待聖君之理想。透過對三物的反覆吟詠歌頌，詩人高潔的情志昭然可見，這正是「高情」的展現。尤其「泛泛東流水，粼粼

⁴⁵ 同註 42。

水中石」、「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使用了對偶的句法，使詩句富有雕飾美，呈現所詠之物鮮明的形象。此外，三詩皆使用設問的句式，如「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使詩篇在結尾處有了起伏，給人一種語雖盡然意無窮之感。以上句法的使用，使得每首詩雖短短八句，讀來卻覺跌宕生姿，雋永有味，富含藝術感染力。詩人的高情，藉由比興手法的使用而得以顯現，此正是情感與文采相結合而產生的結果。

而與〈贈從弟詩〉三首有著相類似手法的失題詩三首中，亦可見劉楨情高以會采的特色。失題詩其一以藉東土素木能得托芳蘭苑，表達能為曹操所識拔，因而找到托身之所的欣慰之情。第二首則藉女蘿草能上依高松枝，表達出作者為曹操拔擢的感恩心情。第三首則以青雀由蔚萊中棲移於丹丘邊，暗喻作者為曹操所識拔之事。作者藉「東土素木」、「青青女蘿」、「翩翩青雀」以自比，並以、「高山足」、「高松枝」、「養庇恩」、「丹丘邊」暗喻君王形象。三詩都藉由比興手法，表達出自己得為曹操賞識之情思。

綜上所述，在劉楨的作品中，往往可以見到情感的呈現，無論是〈公讌詩〉中的歡愉之情，或是〈贈五官中郎將詩〉中與曹丕的相知之情，抑或是〈贈徐幹詩〉中所展現的思友之情，到〈贈從弟詩〉中展露的高潔之情，又或者是〈失題詩〉三首所呈現幸為主所用的感恩之情，其情感都是真摯且濃烈的。所謂情高，指的是作品中能夠展現作者的真實情感，而這樣的情感表現，在劉楨的作品中，常藉由對景物的描摹以寄託其情，因此呈現了重視辭藻與藝術技巧的一面，此正是文采的展現。如〈公讌詩〉：「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藉由「散」、「溢」、「宿」、「遊」、「寄」、「來」等字的使用，使得景象更加生動活潑。而〈贈五官中郎將詩〉其四「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之語，更已具對稱之美。再如〈贈徐幹詩〉「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翩翩」之句，用「夾」、「含」、「隨」、「翻」等字，表現出畫面的生動之態。最後更藉即目所見之景與自身境遇之對比，引發作者的情思，從描寫景物而至融情於物，富含藻飾之美。最後〈贈從弟〉三首以比興手法描繪蘋藻、高松及鳳凰之姿態，並在反覆的詠嘆中展現詩人越發壯闊的情志，給人餘韻不絕之感。而失題詩三首亦使用比興手法以藉物喻情，足見劉楨詩作中情思與文采俱足之特色。故陳祚明云：

公幹詩筆氣雋逸，善於琢句，古而有韻。比漢多姿，多姿故近；比晉有氣，有氣故高。如翠峰插空，高雲曳壁，秀而不近。本無浩蕩之勢，頗饒顧盼之姿。⁴⁶

透過對劉楨詩作的分析探究，可知其作並不全如鍾嶸《詩品》所論「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而是將其真摯的情思，透過景物的描摹而展現出來，是為情而造文，因而亦於寫景當中體現其文采，是故較符合劉勰《文心雕龍》所云「情高以會采」之說。

三、意境淒清

除了「仗氣愛奇」及「情高會采」兩項特徵外，細讀劉楨詩，則會發現劉楨的作品常會表達出一種或隱或明的悲情。此乃是因為時代環境及個人自身遭遇造成的影響，當劉楨渴望建功立業的昂揚志氣，在歷經現實的種種磨難與衝突後，深感壯志未酬的他，即把功業未竟、生命短促的情思表達於作品中，因而每每於詩作中展現出深沉的悲涼之情。

劉楨詩作中所呈現的悲情，大抵是與其遭遇有相當的關聯性，早年的劉楨，懷著建功立業的理想投入曹營，而後歸入曹丕門下。作為言語侍從之臣，其主要活動乃侍詔於曹氏父子，並作應制讚頌之文。這樣的情形，見於其〈公讌詩〉：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公讌類詩，大多出於君王遊宴，而公卿侍陪的場合，故其內容不脫劉勰所謂「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⁴⁷之作，多以對曹氏父子的種種歌頌，以及平日宴遊的生活記錄為主。因此呈現的大多是歡樂的情緒，然觀劉楨此作，

⁴⁶ 同註 42。

⁴⁷ 同註 25。

除前四句說明事由外，中間十句皆寫月夜之景，呈現出在曹魏生活下安定的生活環境。按理說，這樣的美景應讓人感到愉快，然在詩末四句，劉楨卻一反常態的以「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的感嘆情緒作結，將原先的歡樂情緒轉為隱微深沉的情思。眼前的情景既是如此美好，何以發出嘆息？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之，劉楨此嘆，一方面是對眼前美景難以道盡的感慨；另一方面，是對於在上位者沉溺於遊宴饗樂生活中的慨歎，隱含有勸喻之意。作為建安文人，劉楨在時代風氣的感染下，仍有濟世匡國之心，因而即便於遊宴的場合中，劉楨仍舊顯露出儒家傳統文士之觀念，希望能輔佐君主，勤國効民，以遂其心志。作為遊宴侍從之臣，君臣間的唱和雖使人感到歡樂，但劉楨仍不免生出「革命尚未成功」而君王終日耽溺於宴樂之憂思，是故發為慨歎，而呈現於其公讌詩作中，這乃是其公讌詩作與其餘諸子不同之處。因而王夫之有此讚：「〈公讌〉諸詩，如無公幹，則當日群飲，酒肉氣深，文章韻短矣」⁴⁸。

劉楨梗概多氣的性格，使得他的仕途並不順利，在建安十六年因平視甄氏獲罪後，於被刑期間，劉楨寫下了〈贈徐幹詩〉以述其情：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翩翩。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獲罪期間的劉楨，心境是哀怨淒婉的，雖與徐幹僅有一牆之隔，然卻因禁令之嚴而相見無期，這樣的愁思使得劉楨終日坐立不安以至於舉止失措，是以情感悲苦低沉。而後雖步出北寺門散心，但看見過去眾人相和談笑的西苑園，其中隨風輕轉的綠葉，及翩翩飛翔的飛鳥，又勾起詩人對往日生活的回憶，對照自身現在的遭遇，不免深深的悲嘆，因而涕淚沾襟。詩末又寫曹操德被天下，而自己獨不受重用，此番有志難伸有才難為的惆悵失意，才是作者常懷悲苦的真正原因。因此可以說，劉楨透過〈贈徐幹詩〉來表達自身思友不得、今昔處

⁴⁸ 同註 13，頁 670。

境、有志難伸之悲情。

同樣表達劉楨有志難伸的作品，為〈雜詩〉：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領間，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域，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雁。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作品內容是在抒發劉楨不耐簿書繁忙之煩悶心情，文末並寄喻對自由生活的嚮往。建功立業，為儒家文士之傳統觀念，故最初劉楨懷抱著匡國濟世的豪情壯志投身曹營，本就希望能有一番作為。但劉楨所任之職無非只是文墨瑣事及賦詩唱和而已，這與劉楨最初建功立業的心願相去甚遠，故於心神疲累之際登高遊觀，但見到方塘鳧鳥之閒適，又使其想起自己終日困於簿書瑣事中，因此藉鳧鳥以抒發對自由生活的無限嚮往之情。鳧鳥的悠然自得，與詩人的鬱悶心情，呈現出強烈的對比，透過此詩，可以發現劉楨對於這樣的生活其實是不滿的，這樣的不滿來自於壯志難成的悲嘆，而藉由鳧鳥之閒適自在，更顯出其為文墨瑣事所困之鬱悶心情。

劉楨的悲情，展露的最明顯之作，要算是〈贈五官中郎將詩〉其三：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明燈曜閨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秋夜傷懷，使劉楨難以入眠。蕭瑟的秋風、寒冷的白露，讓詩人想起時光流逝，歲月將盡，但自己卻因身患痼疾，因此志業未竟，故發出悲嘆之語。逸直以來，劉楨都懷抱著建功立業的心情，期能貢獻所長，報效國家。但在獲罪被刑後，就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而後又身陷痼疾，只能徒與歲月消逝，更無法遂其功業。這樣的心情讓劉楨不禁愴然涕下，由壯志難成所引發的抑鬱悲情，如此濃厚，深不見底，予人無盡的慨歎。而〈失題詩〉「天地無盡期」一作中，亦呈現出與本詩相同的情感，如「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表達出生命短暫之慨歎，這或許是因為久病已如「風中燭」之故，使得劉楨想起功業未竟，因而興起歲月已逝，感嘆生命短促之思。

由上可知，劉楨的作品所展現的悲情，實來自於時代環境及個人自身遭遇兩方面：一是時代環境的影響。漢末社會大亂，人命危淺，朝不保夕，使人發出歲月短促，人生無常之嘆息。劉楨在〈贈五官中郎將詩〉其三及〈失題詩〉「天地無盡期」一作中皆抒發了這樣的悲思；二是個人自身遭遇而引發的悲情。劉楨因其個性耿直不群之故，因此在政治上一直未受重用，這使得有著遠大政治理想的他，把理想無從實現，才能亦無從發揮的慨歎，透過作品呈現出來，故多為個人的抒情感懷之作，因而往往能從中感受到作者鬱鬱不得志之悲情。建安文人，因共同歷經「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環境，故「雅好慷慨」，表達出一種激昂豪邁的情緒，但往往因壯志難酬之故，故蘊含悲涼的情緒，誠如劉勰所謂「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劉楨的作品，正發揮出建安文學「悲涼慷慨」的特色。

透過對劉楨詩的分析探究，可得出其作品的特色有三：在氣勢上，劉楨之詩具有氣格高逸的特色，因其「氣勝」，故能「言壯」，因此展現出「仗氣愛奇」的藝術特色。在語言表現上，其作品往往將其真摯的情思，透過景物的描摹而展現出來，因而亦於寫景當中體現其文采，因此具有「情高會采」的特色。在情感表達上，劉楨在時代環境與自身遭遇的交互影響下，其作品往往顯露出壯志未酬的悲情，故呈現「意境淒清」的風貌。